



第580期

游颐和园

□ 沈从文

北京建都有八百多年历史。劳动人民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，在北京城郊建造了许多规模宏大建筑美丽的宫殿、庙宇和花园，留给我们后一代。花园建筑时间比较晚的，是西郊的颐和园。春天来了，颐和园花木都逐渐开放了，每天有成千上万来看花的游人。我们似可把颐和园分成五个大单位去游览。第一是进门以后的建筑群，这个建筑群除中部大殿外，计包括北边的大戏楼和西边的乐寿堂，以及西边前面一点的玉澜堂。第二部分是长廊全部和以排云殿、佛香阁为主体、围绕左右的建筑群。第三部分就是湖中心那个孤岛上的建筑群，龙王庙是主体。第四部分是后山一带，建筑废址并不少，保存完整的房子却不多。第五部分是东路以谐趣园为中心的建筑群，靠西上山有景福阁，靠北紧邻是霁清轩。

颐和园最高处建筑物，是山顶上那座全部用彩琉璃砖瓦拼凑做成的无梁殿。这个建筑无论从工程上和装饰美术上说来，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作。上山的道路很多：欢喜热闹不怕累，可从排云殿后的抱月廊上去，再从那几百磴“之”字形石台阶爬到佛香阁，歇歇气，欣赏一下昆明湖远近全景，再从后翻上那个众香界琉璃牌楼，就到达了。欢喜冒险好奇的，又不妨从后山上去。这一路得经过几层废殿基，再钻几个小山洞。行动过于活泼的游客，上到山洞边时，头上脚下都得当心一些，免得偶然摔倒。另外东西两侧还有两条比较平缓的山路可走，上了点年纪的人不妨从东路上去。就是从景福阁向上走去。半道山脊两旁多空旷，特别适宜于远眺，南边是湖上景致，北边园外却是村落自然景色，很动人。夏六月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直延伸到西山尽头，到秋八月份后，就只见无数大牛牛满满装载黄澄澄的粮食向合作社转运。

从北边走可先逛长廊，到长廊尽头，转个弯，就到大石舫边了。欢喜划船的游人，比较合适的是绕湖心龙王庙，就穿十七孔桥回来。欢喜从空旷湖面转入幽静环境的游人，不妨把船向后湖划去。后湖水面窄而曲折，林木幽深，水中大鱼百十成群，对小船来去既成习惯，因此也不大存戒心。后湖秋天在一个极短时期中，水面常常忽然冒出一一种颜色金黄的小花，一朵朵从水面探头出来约两寸来高，花不过一寸大小，可是远远的就可让我们发现。至近身时我们才发现柔弱花朵上还常常歇有一种细腰窄翅黑蜻蜓，飞飞又停停，彼此之间似相识又似陌生。又像是新认识的好朋友，默默地又亲切地贴近时，还像有些腼腆害羞。一切情形和安徒生童话中的描写差不多，可是还更美丽一些。这些小小金丝莲，一年秋季只开花三四天，小蜻蜓从湖旁草丛间孵化，生命也极短暂。我们缺少安徒生的诗的童心，因此也难更深一层去想象体会它们短暂生命相互依存的快乐。见到这种花朵时，最好莫惊动采摘，让大家看看。由石舫上山路，可经过画中游，这部分房子是有意仿造南方小楼房式做成，十分玲珑精致，大热天住下来不会太舒服，可是在湖中远观却特别好看。走到画中游才会明白取名的用意。若在春天四月里，园中好花次第开放，一切松柏杂树新叶也放出清香，这些新经修理装饰得崭新的建筑物，完全包裹在花树中。

颐和园还有一个地方，也可以作为一个游览单位计算，就是后山沿围墙那条土埂子。这地方虽近在游人眼前，可是最容易忽略过去。这条路是从谐趣园再向北走，到后湖尽头几株大白杨树树面前时，不回头，不转弯，再向西一直从一条小土路上走上小土山。那是一条能够满足游人好奇心的小路，一路走去可从荆槐杂树林子枝叶隙隙间清清楚楚看到后山后湖全景。小土埂上还得有好些有了相当年月的马尾松，松根凸起处，间或会有一两个年青艺术家在那里作画。地方特别清静，不会有人来搅扰他的工作。更重要的还是从这里望出去，景物凑紧集中，如同一个一个镜框一样。若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画家，他不仅会把树石间色彩鲜明的红领巾，同水上游人种种活动，收入画稿，同时还能够把他们表示新生生命的笑语和歌声同样写入画中。其实这些画家在那里，本身也很像一幅画，可惜再找不出画他的人。

（摘自《沈从文散文精选》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）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枕一只宋朝的枕头入睡

□ 俞天立

逢春总是困。你睡得好吗？在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寝床上，有一只菊花枕。陆游有偏头痛的毛病，菊花的香气淡然馨香，有很好的助眠效果，对他的头痛症也有缓解。陆游喜欢菊花枕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。当年，18岁的才女唐婉，嫁给了风华正茂的陆游。这对神仙眷侣一起外出采来黄菊，唐婉纤手缝花，将气息淡雅的黄菊缝入枕芯，菊花枕也见证了二人的美好爱情。于是，陆游欣然提笔，写下了一首菊花枕诗：采得黄花作枕囊，曲屏深幌閤幽香。唤回四十三年梦，灯暗无人说断肠。菊花枕也代表着陆游对唐婉的思念。只是，如今四十三年过去，沈园梦断，前缘难续，情何以堪？睹物思人，不觉潸然泪下。

其实，在宋朝，枕头也分为软枕和硬枕。宋人喜欢软枕中填充一些花卉、药草来助眠安神。文学家黄庭坚也喜欢用决明子当枕芯。决明子清肝明目、养心安神，黄庭坚睡得香睡得好，书画水平也“扶摇直上”。还有一种软枕是用藤萝做的，最适合消夏，宋代诗人郭印曾写下《藤枕》诗：“剡藤新织就，一榻共清凉。”硬枕在当时包括瓷枕、陶枕、木枕、石枕等。炎热的暑期，瓷枕材质冰凉玉成，又内部中空，很适合迎晚风，消炎夏。宋代瓷枕有的以虎形、狮形出现，除了纳凉之外，古人觉得，这样威猛的动物可以除邪辟邪。有的瓷枕则会饰以龙凤、莲花、牡丹、梅花、竹子等图案，表达“龙凤呈祥”“花开富贵”“纳福吉祥”等美好祝愿。

大诗人苏轼则是陶枕的头号粉丝。在《归宜兴留题竹西寺》中，苏轼写道：“暂借藤床与瓦枕，莫教辜负竹风凉。”这里的“瓦”指的是陶，苏轼的枕头是从僧人这里借来的，当时的苏轼“量移汝州”，途中请求退休获朝廷批准，流连于寺庙，过了一段闲适的时光，他觉得这借来的陶枕好用，写条“朋友圈”赞叹。为了避暑，宋人对枕头的用法很有讲究。陈继儒的《销夏部》记载了王安石夏天喜欢用一种方枕。欧阳修就问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枕头，王安石回答：方枕好啊，这头睡熟了，就翻过来换一头，还是凉的。为此，方枕要做得两面一样，正反都能睡。睡得舒服了，人才有精神不是？

就连睡觉用的枕头这件小事，宋人都极为重视。但这看似小事，实则并非小事。枕头无小事，来枕一只“宋朝的枕头”入睡吧！虽不必学宋人以药入枕，但使用适合自己的枕头，提高睡眠质量，岂不是美事一件。

（摘自2024年3月22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敢于服输

□ 周牧宸

小时候，我常跟哥哥打架，十有八九都是输，输了就哭，甚至撒泼打滚，希望采取非常规的方法赢得父母的怜惜，进而让他们批评哥哥。但此法并不好使，我不但没有赢得父母的同情，反而招来一顿奚落：“打不过就要服输，撒泼有何用？”我听后更不满了，闹得更凶，但无人在乎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，算是自讨没趣吧。后来我总结出经验，既然打不过哥哥，就不跟他打架，改成吵架，我口才较好，常能将死理辩成活理，将哥哥的不妥之处一一呈现出来。父母觉得我说得有道理，开始批评哥哥了，我反败为胜。人到中年，再忆起这些往事不禁哑然一笑：到底是个孩子，总想着赢，不愿意服输。为什么不愿意服输？无外乎不想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不服输本是一件好事，这样才有一股上进心，不用扬鞭自奋蹄。但问题是如果一味要强，事事都不肯服输，就会变得身心俱苦。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“万事只求半称心”，其实都是在暗示我们要懂得服输，懂得接受现实。对于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努力向上积极争取；若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，就要敢于服输。这不是轻言放弃，而是为了自洽地生活。（摘自2024年3月25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有野菜没？

□ 乔叶

春天一来就特别想吃野菜。这天路过菜市场就拐进去，蔬菜区在二楼。我的视线在寻常蔬菜里跳跃，想找到一些不寻常的面貌。在一个摊上看见了香椿。主色调是嫩嫩的暗红，怎么看怎么舒服。有没有一种颜色叫香椿色？老板是个壮小伙儿，穿着件花溜溜的夹克。多少钱一斤？三十五。噱，可是够贵的。老板的呢。头茬的香椿是好。我附议。暗自寻思，要是搞搞价的话，能搞到三十不？吃鲜物不能心疼钱。小老板又稍稍拖长了音儿：头茬香椿头刀韭，顶花黄瓜落花藕——这河南话说的，真叫一个大珠小珠落玉盘。作为一位资深吃货，“头茬香椿头刀韭，顶花黄瓜落花藕”这“四大嫩”我自然也是知道的。前三样儿都明白，唯有落花藕有些蒙，查了资料方才懂：荷花落时气温渐低，莲藕的糖分淀粉也开始沉积，待花落尽，此时新采的莲藕丰盈爽脆，充分地代言了深秋食材的鲜美。

有野菜没？啥？嗯，这么问是我的错。野菜这个词太笼统了。应该问得具体点儿。有面条棵没？没有。有白蒿没？没有。他顿了顿，教育道：现在不叫白蒿，叫茵陈。对对对，是叫茵陈。我回敬：正月茵陈二月蒿，三月四月当柴烧。他笑了，说：你想想，这还没出正月呢。哦，就是，还没出正月。我还以为到二月了呢。他没出正月。他看我的眼神，简直就像看个大傻子。有荠菜没？你点菜呢？他说，这两天都没有。听口气前几天有？前几天是有。这不是刚下过雨么。是了，前些天连下几场。昨天雨才停住。下雨了不是长得更快？那啥时候能有啊？再过两天呗。反正现在地里是下不去脚，掏不出来。——掏不出来。真喜欢这样的句子啊，闪闪发光。好像是掏什么宝贝似的，不过，也是——野菜就是春天的宝贝。

现在的野菜都是大棚里的吧？大棚如今也敞着呢，地泥得不行。野长的得到啥时候？也还得过几天。又强调：姐姐，这还没出正月呢。要是有了，卖多少钱一斤啊？老板又笑。被我的蠢逗笑的吧。随行就市呗。他说。末了还是买了半斤香椿，十五块。有点儿小贵，不过，跟小老板逗了这会儿嘴，很愉快。值。

（摘自《要爱具体的人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清欢

□ 丁立梅

春天来的时候，大地在一夜间换了新装。绿，绿不尽地绿。河边的白茅们也绿了，“唰”地一下，探出尖尖的小脑袋来。我们去拔茅针，那是春天馈赠给孩子的零食。茅针其实是白茅的嫩芽，形似针状，剥开来，里面是又白又嫩的穰。丢进嘴里，水汪汪，甜滋滋的。那时我尚不知，这种好吃的天然的零嘴儿，是从远古的诗经年代，一路走过来的。“静女其变，贻我彤管。”春暖花开的时节，美丽的牧羊女，去见约会的小伙子，拿什么做礼物好呢？她踟蹰半晌，最后聪明地，拔了一把茅针带给他。小伙子当然心领神会，他心花怒放，收下茅针当珍宝。“匪女之为美，美人之贻”——不是你这茅针有多好啊，实则因为，它是我心爱的姑娘所赠送的啊！真正是没有比这个更适合做礼物的了。民间爱恋，原是这等的朴素甜蜜，野生野长着，却自有着它的迷人芳香。后来，读宋时范成大的诗，看到他写的拔茅针，我乐了。无论沧海桑田如何轮转，这俗世的活法，却如出一辙，生生不息着。不妨读读他写的：茅针香软渐包茸，蓬茸甘酸半染红。采采归来儿女笑，杖头高挂小筠笼。

我们带上的却不是小筠笼，我们挎的是猪草篮子，很大个儿的。猪草篮子早就被搁到一边去了，我们拔呀拔呀拔茅针。肚子吃得溜圆了，吃得不想再吃了，还是拔。把全身上下的衣兜都装满了，还是拔，——可见得，人生来都是贪的。那满地的茅针，哪里就拔得完呢！拔回家去，多半也被扔了。我奶奶不许我们放着过夜，说吃了过夜的茅针会耳聋的。又说，茅针放在家里过夜，会引了蛇来。我偷偷试验过，把茅针藏在枕头底下，却没有耳聋，亦没有蛇来。我很高兴。原来，大人的话，也不能全信的。

我们采风仙花，不是为了观赏，而是为了染指甲。风仙花好长，种子掉哪里，哪里就能长出一大片，你追我赶地长，一心一意地长。我家屋角后，每年都有成片成片的凤仙花冒出来。也无需特地播种，乡下的花，少有特地播种的。风一吹，你家的花，跑到我家来了。我家的花，跑去你家了。也有鸟来帮忙，把花种子衔得到处扔。有时，你在废弃的墙头，看见凤仙花，或是鸡冠花，或是一串红了。你也可能在哪个沟渠里，发现了凤仙花的影子。你不必惊讶，乡间的花，原是长了脚的。

我家凤仙花开的时候，真有些壮观了，红的黄的白的紫的，像落了一地的小粉蝶，吵嚷得厉害。我们不懂赏花惜花，只管把那些花啊叶子的，摘下来，捣碎，加了明矾，搁上几个时辰，染指甲的原料就算制成了。天然，晚上屋子里闷，大人们也都要在外头纳凉。虫鸣唧唧，闲花摇落，星子闪亮，静下来的时光，总让人好脾气的。我妈和我奶奶，难得地坐到一起，一边摇着蒲扇，一边话搭话地说些碎语。我和我姐去挑了肥圆的黄豆叶子，让我奶奶给包红指甲。我妈兴致上来了，也会帮我们包。

捣碎的凤仙花，敷在我们的指甲上，上面盖上黄豆叶子，用棉线紧紧缠绕了。一夜过去，第二天，手指甲准变得红艳艳的。刚包好的手指甲沉甸甸的，偏偏蚊子来叮，手却搔不了痒，急得双脚直跳，却舍不得弄脱缠好的指甲套。我奶奶或我妈，这时会笑着来帮忙。露水打湿了头发，夜已渐深，却迟迟不肯进屋去睡。小心里，也有了贪，希望这样的静好清欢，能够地久天长。

我姐没事的时候，喜欢装扮我。衣裳也就那几件衣裳，是没办法替换的。头发却可以随意摆弄。我姐在我的头发上花大工夫，要不把它辫成许多根小辫子。要不把它卷起来。家里土墙上贴一仕女图，上面有女子云鬓高挽，簪着菊花一朵朵。我姐突发奇想，要给我梳那样的头。菊花是不缺的，跑到屋后的河边，想采多少，就有多少。想采什么颜色，就有什么颜色。那里，一年四季，几乎都活跃着小野菊们嬉戏打闹间的身影。我们很快采得一大把。红黄橙白紫，五彩缤纷。我姐照着墙上的画，给我挽头发，在上面横七竖八插满野菊花。我顶着这样的头，跑出去。从村子东头跑到西头。再从南边跑到北边。沿途无人不惊奇观望，笑叹：“瞧，那小丫头的头。”若干年后，我听到一首歌，歌里这样唱道：“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，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。”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觉得那是在唱我的少年。

（摘自《丁立梅散文精选》长江文艺出版社）